

无法掩蔽的历史真相：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

——村田忠禧《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评介

石东霍

自日本政府推行所谓的“尖阁列岛国有化”以来，中日两国关于钓鱼岛问题持续对立。在日本国内，安倍晋三上台后坚持钓鱼岛主权没有争议，气焰嚣张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今年6月，日本花传社出版了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村田忠禧的新作《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从历史档案看钓鱼岛问题》（日中領土問題の起源——公文書が語る不都合な真実）。与其他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论著出版的命运不同，该书一出版即遭“封杀”，在日本国内不仅没有只言片语的报道与介绍，而且作者还遭到一些极端分子的无端指责和肆意诽谤。相反，该书在中国却引起了广泛关注，世人从中详尽地了解了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历史真相。

村田忠禧是日本横滨国立大学名誉教授、神奈川县日中友好协会副会长。他出生于1946年，1965年入东京大学学习，专门研究中共党史和毛泽东思想，还担任过《毛泽东思想》月刊杂志社编辑。1986年村田忠禧留在东京大学任教，两年后转任横滨国立大学教师。长期以来，村田忠禧致力于中日两国的友好交流工作，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校访学，并被聘为兼职教授。

在中日钓鱼岛争端问题上，村田曾指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伪装的爱国主义情绪严重影响了两国的友好关系，中日双方要在领土问题上达成历史共识，首先要实现历史事实的共享，只要养成尊重事实的风气，自然就能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一直以来，村田都秉承尊重历史事实的研究精神来阐述自己的观点。2004年，他在《怎样看待尖阁列岛钓鱼岛问题》（『尖閣列島・釣魚島問題 どう見るか』、日本僑報社、2004年）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梳理了中日间关于钓鱼岛主权归属的争议，并通过考证中、日、琉三方的史料后指出，钓鱼岛是日本借甲午战争之际窃取的，其主权当属于中国。村田教授今年6月出版的《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再次对钓鱼岛的主权归属做了客观公正的阐述。

作者在《日中领土争端的起源》序章中，介绍了其在华的活动及所见所闻，着重介绍北京民间反对日本政府实施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的抗议活动。作者还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40年的中日关系做了回顾，呼吁中日两国在领土问题上要以冷静、客观的态度对待，共享历史事实。

该书用大量的篇幅阐述了琉球国的历史。作者阐述了明初建立的中琉邦交关系，是以封贡体制为基础的。1609年，萨摩藩入侵琉球后，琉球亦依附萨摩藩，琉球开始了既臣属中国，亦从属日本的“两属”状态。近代西方列强东侵，琉球国在这风雨飘渺的政局动荡中为日本明治政府强行吞并。作者在描述琉球国的历史时特别指出，迄今发现的有关琉球国的地图、文献或是册封使录的记

载均表明:琉球国所辖的36岛中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村田忠禧在著作中逐一驳斥了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主权属于日本的错误观点。如日本方面针对琉球国所辖的36岛中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这一史实进行诡辩,认为史籍中所载的36岛指的是有人居住的岛屿,作为无人岛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然不在其中,以此来否认琉球旧历史地图证明钓鱼岛不属于琉球王国的理由。对此村田教授结合中、日、琉三方的史料加以反驳。他首先对萨摩藩绘制的《琉球国绘图》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考证,指出《琉球国绘图》中所绘的岛屿,无论是有人岛或是无人岛中,都不包含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此外,作者还从地理状况和自然环境的角度指出,早期琉球船只的性能决定,琉球船是无法横跨2000多米深的冲绳海槽到钓鱼岛周边海域进行渔业捕捞和其他活动的,因此琉球王国时代的领土范围根本不可能涉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

在钓鱼岛主权归属的问题上,日本方面又在1785年日本仙台学者林子平所著的《三国通览图说》中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上做文章。虽然《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非常清楚地将钓鱼岛及其所属岛屿用颜色标明属于中国。但日本方面却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诡辩道该图台湾与中国大陆颜色不一,而且面积仅是冲绳本岛的1/3大小等,舛误之处甚多。而且该图是林子平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缺乏权威性。对此,村田教授以“ボニン諸島”(即今日本小笠原群岛)为例进行批驳。村田教授认为,早在延宝三年(1675年)日本人就已发现小笠原群岛,但由于德川幕府的锁国政策,日本人未能登岛开拓。之后有英国船只漂至该岛,并在岛上居住过。英国便以“发现”为由主张领有该群岛。而率领舰队1854年叩开日本大门的美国海军将领佩里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便以林子平的《三国通览图说》的记载为依据,指出是日本人最先发现小笠原群岛,否定了英国人的领有主张。因此,日本方面若以《三国通览图说》的记载作为领有小笠原群岛的依据,就必须尊重《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中以颜色区分领土——中国领有钓鱼岛的事实。

村田教授还对日本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的历史过程作了无情的揭露。他指出以清朝战败而告终的鸦片战争以及欧美船只频繁来到日本周边海域的情况让日本意识到海防的重要性,于是日本政府开始对周边海域的无人岛实施调查,确立领有权。有关冲绳县与日本中央政府之间围绕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的调查,以及在岛上设立国标的往来公函文书反映了日本政府加强海防、确立主权的历史活动。然而冲绳县令西村捨三的主张却迫使日本政府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上设立国标的行动搁浅,原因是西村捨三认为钓鱼岛乃清国所命名的岛屿,不宜设国标。

村田教授认为,尽管日本政府乘甲午战争之际,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纳入冲绳管辖区域,并在1895年1月通过内阁决议,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实施领有,但从未向国际或国内公开,甚至连1896年3月5日颁布的敕令第13号“关于冲绳县郡编制之件”中也没提及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直到1968年亚洲和远东经济委员会(ECAFE)公布钓鱼岛海域蕴藏丰富的海底资源后,日本人才于1969年5月匆忙在钓鱼岛上树立标志。因此,用“窃取”来形容日本政府的这一行径是最为恰当不过的。

村田教授还针对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关于尖阁诸岛的基本见解》提出质疑和批驳。作者首先指出,按照《广辞苑》(岩波书店第6版)、《大辞泉》(小学馆第2版)和《大辞林》(三省堂第3版)中关于“西南诸岛”的解释,西南诸岛并不包括钓鱼岛。因此,基本见解中的“‘尖阁诸岛’在历史上始终都是日本领土的西南诸岛的一部分”的说法是不正确的。对于日本政府声称的“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政府等途径多次对‘尖阁诸岛’进行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也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作者在对《钓鱼岛外二岛巡视取调概

略》(即冲绳政府奉命前往钓鱼岛、黄尾屿和赤尾屿调查后所作的报告书)进行分析和考证后指出,对钓鱼岛的实地调查是上午8点到当天下午2点左右,调查时间最多不超过6个小时;调查船驶抵黄尾屿时已近日落,因当时东北风太强,调查人员即放弃登岛,改为“旁观”调查;而到达赤尾屿时已是深夜,根本连岛的位置都无法确认。而且报告书中还提到,调查人员在钓鱼岛上发现了一艘长2间半许(1间约1.82米)、宽4尺许形状奇特的小船,调查船的船员告知是中国船只。因此,日本政府一再强调的“再三多次调查”以及“没有发现清朝统治的痕迹”纯属伪造历史证据。

该书是继井上清《钓鱼岛——历史与主权》(「尖閣」列島——釣魚諸島の史的解明)以来,又一部主张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日文力作。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研读琉球史的相关论著,并加以梳理,在明确琉球在历史上的政治地位的基础上,立足于学者的立场,客观、全面地阐述了钓鱼岛的历史,指出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属于中国,还原了日本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的历史真相。这也充分体现了作者尊重史实的研究精神。

在史料运用和研究方法上,该书也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的创新之处。以往的论著大多采用中方文献来论证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而在该书中,作者有意识地尽量运用琉球和日本方面的图籍,如琉球王国时期的文献、萨摩藩绘制的琉球国地图以及幕府、明治时期日本人关于琉球的著作等。此外,书中还大量引用了日本明治时期外务省、内务省等政府机构的档案文献,在对相关档案进行梳理、分析、考证的基础上,指出部分政府档案扭曲历史事实的真相。充分运用琉球、日本方面的资料以及政府档案,毫无疑问使作者的结论更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可靠性,在观点主张的力度上更具有说服力。诚如作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言,以目前的资料,他的观点无可辩驳。

从研究视角上看,在史料论证的基础上以驳斥或批驳日本方面的主张为视角也是该书的一大特色。以日本政府的档案为依据,驳斥日本方面否定中国领有钓鱼岛主权的诡辩之说,对日本政府关于钓鱼岛的官方主张进行逐一批驳的这种视角,更是开了钓鱼岛问题研究的先河。

总之,该书视角新颖、内容丰富、翔实客观、条理清晰,是一部易于为大众理解和媒体转载的经典之作。目前日本国内出现的有关钓鱼岛问题的论著,大多是立足于日本政府的观点和立场进行论述,罔顾历史,妄自论断,严重地混淆了日本民众对钓鱼岛历史的认识。可以说该书的问世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的有关言论,对在日本民众中形成对钓鱼岛历史和主权的正确认识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时,书中引用的大量史实对中日关系问题以及钓鱼岛问题的研究者而言,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

[作者石东霍,福建师范大学闽台区域研究中心专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高士华)